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九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此兵甲弓矢戈盾之類為之有工而司之有官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王昭禹曰五盾則授兵舞者之盾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虎士之盾藩盾凡五○李嘉會曰兵有五宜也盾亦有五者先王害人之意少而自衛之意多故有五兵必有五盾○鄭鍔曰物色也各辨其物色使以類相從等者所制之長短小大○鄭康成曰等謂功沽上下各辨其等使與人相宜也辨之有素以待有軍事則頒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鄭鍔曰司兵授之以兵則從司馬之法多乎其數則闕國之守倫寡乎其數則之軍之用器軍之行也從其法而頒之○劉執中曰一旅之衆車徒異授也兵盾異能也弓殳異職也則司馬之法存焉

及其還也受其所輸亦當如始者所頒之法茍有亡矢遺鏃之事亦如之矣康成謂用兵者出給守衛之兵上言頒兵從司馬法此又言用兵則知非軍旅所用明矣守衛之人亦司馬之所統治故亦從其法而頒之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盾戈旗物鼓鐸悉備焉在農則四時田獵合其卒伍治其徒役簡其兵器與夫旗物鼓鐸一一治之其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然司兵所頒者頒諸卿大夫士從軍旅會同者也是以司兵者曰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諸官府既畢事則又歸之若民兵自藏之民間耳○呂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必取於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亦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鄭莊公將伐許授兵于大宫魯莊

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孑焉之類此見春秋初其制猶存

祭祀授舞者兵

鄭康成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賈氏曰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李嘉會曰不令樂官舞師等掌之而掌於司兵者兵器不可妄委之他人也

大喪廞五兵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軍旅之車上必建五兵出先刃入後刃也會同王乘車則亦建焉皆以示威也○易氏曰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黄氏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鍔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戈柲六尺有六寸

其便用者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摏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餉覿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於用可知凡戰伐戡戩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云敿乃干詩云龍盾之合蒙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戚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司

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葢司兵掌辨之司戈盾正掌其物而頒之○劉執中曰物者時其脩全俾適於用然後頒之○易氏曰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黄氏曰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司馬為可知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鄭康成曰亦頒之也○鄭鍔曰殳長尋有四尺如杖

而無及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云彼候人兮何

戈與祋祋即殳也○王昭禹曰旅賁氏執戈盾夾王

車而趨此言祭祀受旅賁殳者盖執戈盾而趨者謂

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殳而已○鄭康成曰

故士王族故士與旅賁當事則衛王○鄭鍔曰祭祀

之時王親出郊故嚴其守衛之備旅賁當執殳王族

故士當執戈盾隨其所當執而授之以物也○黄氏

曰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殳故士不執

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先儒亦不能言○鄭鍔曰舞者執戈盾未嘗執殳所謂亦如之者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鄭康成曰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鄭鍔曰貳車言授則授之於其人貳車所以衛

王故必人自執之○黄氏曰象路之副曰貳車革路之副曰倅車覲禮貳車十二乘故授戈盾倅車無數故平頒乘車所以為節故特建之於車較及輿也○劉執中曰旅賁夾王車左右而虎士趨王車後先舍則守王閑則戈與戈盾戒偹之尤急者也非其有屏蔽之用乎○黄氏曰虎賁在國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鄭康成曰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鄭鍔曰王之所舍設梐枑再重以為藩又於梐

柩之外設藩盾欲以為衛故行則斂而藏之○易氏曰皆所以衛至尊尚崇嚴也

鄭闕 曰言授言建言設皆不同知五盾各異用故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李嘉會曰司弓矢用大夫而為弁師下士之屬先王重其所職不以爵之尊卑為間

鄭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易氏曰五兵之用逺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剌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為先後者也

鄭鍔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弓矢之制其來尚矣後世有事則用之於戰無事則用之以行禮所以擇士者在是觀德者亦在是故設官以掌之為弓矢之制見於考工記者詳矣其法實掌於此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手又反藏才浪反與其出入

鄭康成曰法曲直長短之數○鄭鍔曰曰王曰弧曰夾曰庾曰唐曰大辨其名也形弓赤盧弓黑天子之弓形與敍質其物也○王昭禹曰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於其守藏出入則掌之○鄭鍔曰掌其出入守藏盖兼總而周知之也

中音仲下同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音服

鄭鍔曰弓必有韔矢必有箙箙之長短視矢而為之

籠用竹而箙用皮詩曰象弭魚服陸機云東海魚獸

宜為弓鞬服○鄭康成曰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　書曰垂之竹矢考

工記曰妢胡之笴家語曰南山之竹羽而鏃之○王

昭禹曰中春則陽氣方和之時中秋則陰氣將堅之

時○薛氏曰鄭氏謂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夫弓

弩矢箙其用一也烏有弓弩取其和而不取其堅矢

箙取其堅而不取其和弓人為弓曰冬析幹則易春

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氷析濶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謂朞歲乃可用是弓弩之制必以春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和㮚人曰春獻素秋獻成鄭氏亦謂矢箙春作秋成是矢箙之制必以秋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堅○李嘉㑹曰易氏以此言獻而不言成蓋獻㮚人之所已成不知夏秋冬造之至春始被之弦乃可獻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食亦反下甲革椹張林反質以意求之者夾古洽反弓庾弓以授射豻音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

授學射者使所史反者勞者

鄭鍔曰弓有强弱事有難易而射有遠近頒與人射宜各因事而量其所當用則人與弓相得射可以必中何則弓有王有弧有夾有庾有唐有大六者不同有射甲革椹質者有射豻侯鳥獸者有學射者使者勞者事既難易則所射有遠近詎可以苟頒乎攷之攷工記謂往體寡來體多者曰王弓弧弓其弓往體寡則反而曲來體多則正而長名曰王其為天子之

所用也名曰弧其法天之弧星也其弓至强以射堅可也故頒之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說者謂即革車也然左傳曰楚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禮記曰貫革之射息康成於此注謂為革甲又於弓人注曰革謂干盾國語亦有三革之制則甲革者甲與革也質正也植椹以為射正荀子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圉師云射則充椹質甲革椹質堅而難入必用強弓以射之然此下文澤共射椹質之

弓矢非射於澤宫不用椹質矣澤宫者將祭而擇士先習射於此也試弓習武宜用至強之弓而射至堅之物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庾字師儒相傳讀為庚攷工記作庾說者謂夾則能衛人恃之而後保庾則能濟人待之而後藏王安石云謂之夾以其射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如露積之庾須曳而為廩非可以為久也此皆取庾廩之義似失之鑿然師儒相傳為夾庚者豈非以其弱必夾而後用以其

不可久必庚易而用歟庚有庚易之義如干日之庚庚有變意易所謂先庚後庚是也夾庾往體多則弓反而直來體少則弓正而短合五而成規者也豻侯士所射之侯所謂干五十者是也豻侯五十步可謂近矣射鳥獸亦近而後得故止用弱弓而已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强弱適中之弓合七而成規也惟强弱適中故學射者用之初學用中而後習强弱皆可也使者奉君命而行有或遠或近之差勞者從國事

而有功有或難或易之效故授之以此取其中也以彤弓彤弓盧弓推之則王弧者彤弓也唐大者彤弓也夾庾者盧弓也惟唐大可以頒之使者勞者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賜晉文公則唐大之為彤弓可知矣士用夾庾而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之黑為盧弓可知矣○易氏曰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為弱弓何謂之强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為强弓何謂之

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椹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者則皆射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盖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崔氏曰或問鄭注司弓矢云豻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

大矦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外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荅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但云近者用弱弓則射大侯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矦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士

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

鄭康成曰從弓數也○鄭鍔曰頒弓之際一弓而百矢百矢而一箙也○賈氏曰書文侯之命及左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鄭鍔曰夾庾至弱利用攻守者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追人惟近然後發故用其弱者則疾也唐大至強利於車戰野戰蓋車戰則遠而駈馳野戰則望而

進退惟遠而發故用其强者則力大也○黄氏曰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憑險而戰也多徒兵矣車戰未合野戰勢便則用之○鄭康成曰弩無王弧常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賈氏曰凡弓用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强弓久而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則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枉紆往反矢絜苦結反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音候矢用諸近射田獵矰音增矢茀扶弗反矢用諸弋射恒矢庳方二反矢用諸散射

鄭鍔曰弓以强弱論矢以輕重論五分而二在前三在後其達遠其行疾是名枉矢絜矢三分而一在前二在後不能及遠而行遲是名殺矢鍭矢七分而三在前四在後最輕而及遠是名茀矢矰矢八分而四在前四在後其行平而得中是名恒矢庳矢凡此皆以輕重論也若命名之義則枉矢取其變星以為名天之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絜則有結約之義二矢皆結火以射故用諸守城車戰殺矢最重中則必

死故曰殺鍭之言候也可以候問其近者而中之故曰鍭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言可結繳之矢也矰高也茀矢亦結繳之矢可以𠢑羅飛鳥也茀𠢑也微輕可以及高故用諸弋射孔子曰弋不射宿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皆弋射也恒矢常用之矢也庳矢卑下平等之矢也故或習射或禮射之類皆用之鄭康成曰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

王氏詳說曰弩之為用不若弓之為用廣夾庾之弓用之於射豻侯鳥獸而夾庾之弩用之攻守而已唐大之弓用之於學射者使者勞者而唐大之弩用之車戰野戰而已弓有王弧而弩無王弧鄭氏以王弧之制為弩不疾此弩之所以無王弧也然上文云四弩之用於攻守與戰下文以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明矣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豈不曉然經曰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椹質者甲革椹質軍射也殺矢鍭矢用於田獵之射也田獵所以治兵講武則軍射田射一事也故考工記矢人之兵矢田矢亦同其制則以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經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而考工記曰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令增矢茀矢用諸弋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若夫唐弓大弓即彤弓旅弓恒矢庳矢即彤矢旅矢彤旅以色言之唐大恒庳以名言之唐大之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

散射也令恒矢庳矢用於散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李嘉會曰矢鐵在前多者則矢重中者必深而不可以及遠矢鐵在前得中者其行疾而中者必淺矢鐵在前者小其行則低而中者亦輕弓弩強者用重矢弱者用輕矢近者用重矢遠者用輕矢此在隨宜而用之必先為之比配則拘矣先王之制不得不言其大體制而用之則在乎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婢世反弓

王昭禹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鄭鍔曰方為矩而主義圓為規而主仁於其弓弛而未

張則合以取圜雖已見弓之體而實寓其仁而不殺之意天子之弓王弧也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圜此則射大侯之九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也短長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圜此則射麋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同射犴侯五十步也謂之合三成規者先儒云實無合三之弓託之耳合三之弓可謂至句曲矣是謂弊惡之弓差等之義如此其實合三而圜之弓何以射○王昭禹曰其體曲而可以句物者謂之句則句者

曲之甚也弓以弱為上以強為下則直者善而句者為惡矣○黄氏曰康成以為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唐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凡射鳥獸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強弱中之異也合九合七合五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強弱不同優尊者也鄭合而言之故牴牾○李嘉會曰此皆角弓

反張不被弦而合之者也大抵天子不當勢屈故其體直諸侯不得不屈故其體俛大夫與士其勢轉卑則倍屈而俛宜也○鄭敬仲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柔順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易氏曰弓之强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曰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

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薛平仲曰祭之日王祖牽牲子姓荅之卿大夫從之樂工奏韶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卿大夫割而毛王執割刀以封焉太宰大僕贊其事封人共其水藁牛人共其互與盆簝語曰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則此之凡祭祀者豈特郊禘哉

鄭鍔曰或謂六弓八矢俱掌於此則事至而必共又於射牲椹質別言其所共者葢天子之弓王弧也若射牲亦用王弧非所以為事神之禮何以言之以田獵射禽覲之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左髀

達于右髃餘繞反爲下殺中腸胞而死遲則不以充庖況射牲以享宗廟備王射之禮非用九十弓以示威之射也則所共弓矢宜不必以王弧可知茲所以别言至澤中之射則將祭於澤宫而射擇與祭之人試弓習武故射椹質椹質至堅非強弓不足以中則所共之弓矢宜不同乎射鳥獸之類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薛氏曰有習大射之所有正大射之所射義曰天子

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鄭司農曰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之射正大射也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大射選士將以求其可用也試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察其有可用之實故司弓矢必為之共射椹質之弓矢上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椹質鄭曰質正也椹質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射椹質必以王弓弧弓者葢以强弓而後入也充椹質必以圍師者以所習而使共也

是皆取其堅也試射之時既知其有勝堅之才則大射之時豈不能察其有可用之實乎○王氏詳說曰上云甲革椹質下云澤宮椹質當為二事而甲革椹質軍射也澤宮椹質習射也記曰左射騶虞右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左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是所謂甲革也甲革之射以椹為質非澤弓習射之椹質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黃氏曰此無賔射有燕射小臣有賔射無燕射意者賔射即燕射○鄭鍔曰大射燕射之名有耦弓矢當如人數而共之且併共其并夾詩曰四矢反兮然則

如數者一人四矢也并夾取箭之具○王昭禹曰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鳥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射鳥氏取之

大喪共明弓矢

鄭康成曰弓矢明器之用器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鄭鍔曰師役用兵之時會同行禮之時事異禮異故各以其所當用之物而頒之○鄭康成曰物弓弩矢

箙之屬○王昭禹曰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各以其物而共之從授兵甲之儀凡頒弓弩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已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

王昭禹曰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箙以革為之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鄭鍔曰充之欲其滿足而無闕

鄭康成曰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

○鄭鍔曰矰矢有繩繳非籠箙之物故别言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音庚

鄭康成曰更償也○鄭鍔曰射而亡矢不當償也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故曰弗用則更更與馬質以其物更之更同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鄭鍔曰觀詩人有繕

甲治兵之言謂甲必脩治之極其善美為貴耳弓弩也矢箙也矰矢也抉拾也皆供王射之物苟非脩治其善美不可以奉至尊故名官曰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

賈氏曰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易氏曰箙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王昭禹曰抉著右手巨指拾著左臂裹以韋為之所謂韝扞也

掌詔王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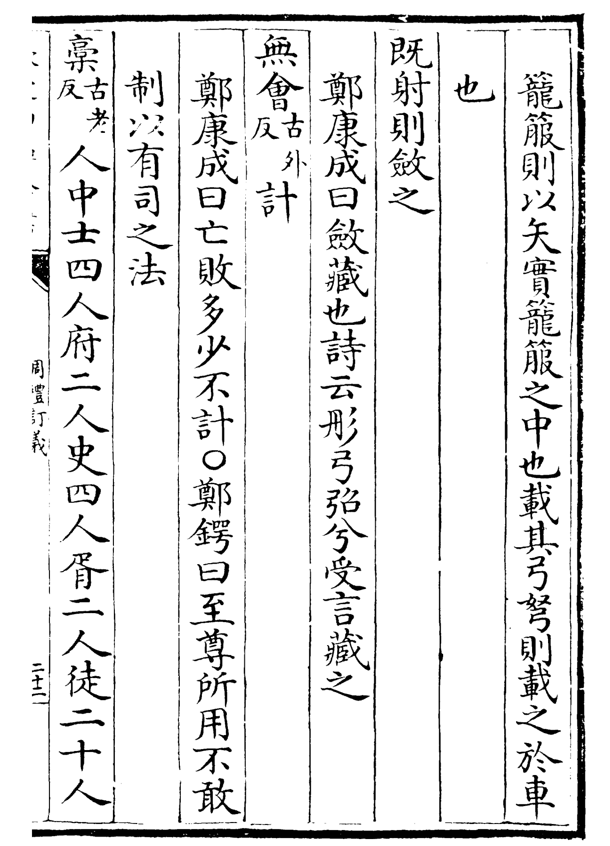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告王當射之節○賈氏曰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賔賔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

贊王弓矢之事

鄭康成曰授之受之○賈氏曰大僕已授受弓矢此又為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鄭鍔曰此則擇其善美者以奉王射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

賈氏曰充實也○王昭禹曰乘車王乘之車也充其



籠箙則以矢實籠箙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

既射則斂之

鄭康成曰斂藏也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無會古外反計

鄭康成曰亡敗多少不計○鄭鍔曰至尊所用不敢制以有司之法

槀古老反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此官掌以財給弓矢之工而以槀名官先儒云箭幹謂之槀其字當作笴而音舸此槀字音杲乃禾稈也王安石云木髙則氣澤不至而槀弓矢之材以木之槀者為之其説求之太過今欲從先儒箭幹之義以舸音讀之

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

鄭鍔曰作弓矢必有工工而無齎則弓矢無自而成槀人取財以齎工必於職金者秋官職金掌以士之

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取其所罰之金貨以供甲兵之用槀人於職金受財以為工直之資彼之罰也以義而取之此則用之以為利國之器是亦以義為利之意○鄭康成曰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黄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攷弓矢之工故有齎給饗勞之事○劉執中曰兵器不用國之正賦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黄氏曰三等即强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

弓人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為六物三等四物三等當如何說○易氏曰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弩四物亦三等又眡其弓之長短而為之也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賈氏曰案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為三等法○易氏曰矢人為矢曰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謂羽者六寸則知矢長三尺是恒庳矰茀枉絜殺鍭之矢凡八物皆視其弓弩之勢

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為三等之制箙以盛矢亦為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為之

春獻素秋獻成

鄭鍔曰春則歲事之始百工造事亦於是始故始定其素則獻之見其功之所自始秋則萬寶之成百工造事亦於是成故飭治已畢則獻之

易氏曰此經繼於弓弩矢箙之下即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箙春作秋成而不

及弓弩者蓋以弓人為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體冰析濔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專言矢箙攷此文意則矢箙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弓矢之說與槀人之說何其不同耶蓋槀人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為始事則獻素秋為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槀人之所已成者為中春中秋之獻故

止言獻而已與㮚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相侵紊豈可牽强而求合乎弓人為弓之說要之弓人為弓之制未必皆㮚人之法鄭說類乎鑿

書其等以饗工

鄭司農曰書工巧拙髙下之等○鄭康成曰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賈氏曰下文自有上下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為饗食非也○王昭禹曰工事雖賤先王資以制器亦不可忘其勞無勸沮之義

故餼之亦有厚薄之差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時掌反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曰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王昭禹曰試謂試其良窳○易氏曰餼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方必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不可掩善者為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必有賞不善者為之下其食不特

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

鄭康成曰功成也○王昭禹曰入功於司弓矢以待

頒也○王氏曰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王昭禹曰槀人藏受財以齎其工財之出入必有數

焉具載於書以待會計而攷之則操之以為驗○鄭

鍔曰攷之知所用之財幾何所成之弓矢若干○鄭

康成曰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李嘉會曰亡者闕之此論矢也此官以矢為重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賈氏曰右者參乘若在軍為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兵車則射者在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左御者亦居中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朱氏曰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居鼓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

之士爲右乃以中大夫爲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黄氏曰自射人以下中堅之法在馬戎右先羣右秩最髙特車主戰事羣右莫加馬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陳君舉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僕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隷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之○賈氏曰戎右并下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李嘉會曰自戎右而下止說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是皆臨時差攝無特置胥徒也

掌戎車之兵革使

黄氏曰掌戎車之兵革使葢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鄭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王氏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中役使故云掌之○李嘉會曰主通上下之情以審處其謀

詔賛王鼓

鄭康成曰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黄氏曰軍之進止在是

傳王命于陳直愼反中

鄭康成曰為王大言之○王昭禹曰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易

氏曰傳於大司馬而達於軍中○鄭鍔曰傳達於陳中則戎右傳之非勇士之力則命有時而不通

會同充革車

黄氏曰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為右自左御是戎僕耶

愚案會同雖以乘車會而革路亦為從車故充革路之右者戎右也鄭見曲禮有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之言遂以充之者為居左殆失之

盟則以玉敦音對辟盟遂役之

鄭司農曰敦器名○鄭鍔曰會同或盟其不恊者用血以為歃戎右則執其玉敦而開盟載之書遂充盟事之役取其勇足以禦侮使不恊者有所畏玉府言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盤盛牛耳而敦以盛血以玉敦而辟盟者奉血以告神乃辟開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

太史有辟法之文言開辟以觀法也○黄氏曰辟盟先鄭說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然後有戰

爭然則辟盟者開辟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役之

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音烈

鄭康成曰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

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也

○鄭鍔曰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又用桃與

茢以掃去不祥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

命也桃之為物百鬼所畏而苕茢可以掃除也左傳

哀公同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蓋盟則小國尸盟則牛耳者小國所執矣襄公在楚楚喪公弔使巫以桃茢先拂殯則桃茢者凶事所用矣盟則殺牲而要諸鬼神事之凶者也故有用桃茢之禮戎右贊其事而已

周禮訂義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五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齊側皆反右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充玉路金路之右○賈氏曰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巳下有三不見玉路以祀之右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鄭鍔曰祀天之時罕不特置玉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氏曰金路以賓而謂

之齊車者王敬賔事如祭故也○薛平仲曰金路以承賔而右曰齊右固敬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固出入之無非道也其所以為右者要皆以衛王為重故齊右又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道右亦以上士二人也

王氏詳說曰周之時虎賁旅賁皆欲得人車右之右必取其賢而有力者至春秋時卜右慶鄭可見不然漢景之時使刀鋸之人參乘何以謂天子所與共輿者皆天下英豪乎如曰有力而已則宋之羊斟皆可得而為矣與其羊斟之非人不若乘駒之失戈也

掌祭祀會同賔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鄭康成曰前云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賈氏曰曲禮曰僕執策立于馬前備驚奔謂未乘時此亦未乘之時○王昭禹曰荀卿曰馬駭輿君子不安輿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鄭康成曰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賈氏曰王與僕及車右參乘也○易氏曰所以嚴翼衛也

王氏曰齊右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

鄭康成曰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

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賈氏曰今曲禮云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宗廟尊宜下彼經誤也鄭改之○鄭鍔曰當其式時前視馬尾端拱而立懼馬或驚故亦立其前也惟其如是車無駭輿之馬王有安輿之心齋戒之誠不動乎中○易氏曰是齊右于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而祭祀會同賓客之禮行矣

道右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充象路之右○鄭鍔曰象路名曰道車其右謂之道右蓋象路以朝又以朝夕燕出入王能體道可以臣天下而朝之至於朝夕出入俱合乎道可以為臣下之矜式使人君因名以求其義也

賈氏曰上四事簡故無職此道右日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其事畢於齊戎故官畢也

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王氏曰三者皆與齊右同○黄氏曰司常有道車有

游車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

鄭康成曰自由也○鄭鍔曰若王有命令欲達於貳車則自車上而告諭之○黄氏曰在道有命令當傳達於有司者也○賈氏曰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之貳車與彼從車别同名耳

詔王之車儀

鄭鍔曰掌詔告王以乘車之儀不違乎道也○王昭禹曰朝有朝儀射有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賔客昏冠以儀而立王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記曰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而執綏不疾言不内顧無非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非禮之動以蹈其安佚道右之詔豈小補哉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鄭鍔曰王下車則執蓋以從所以表尊○賈氏曰蓋有二種一者禦雨二者表尊此表尊之蓋也○易氏曰道右在車則為右下車則為從左右前後無乎不在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為主道以尊君為主各有所寓焉爾鄭鍔曰蓋從不言於齊右者朝夕燕出入有時而下車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之至尊○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馭名所以重王路也孔安國傳書以大僕正為大馭得之矣然下而祝則曰馭登而左執轡則曰僕僕與馭亦通稱矣○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實以侍王馬所謂馭者即僕也然一車之中非右則君無所賴其力非僕則右無所用其力此大馭雖掌馭玉路以祀然因馬以制其進

退犯軷以禳其險阻其法儀固戎僕之不可違也故大馭以中大夫二人居之戎僕亦以中大夫二人居之繼之以齊車又繼之以道車又繼之以田車而僕之所任在齊車則下大夫二人在道車田車皆以上士十有二人而馬力之進退一皆有法有儀矣若夫戎路則有倅車道路則有貳車田路則有佐車所謂從車使車也其用既繁其馬亦衆則分公馬以駕治之要非一人所能任此馭夫之官既畀以中士二十

人又輔之下士四十人也雖然車右車僕任中大夫下大夫者必二人任上士者非二人必十有二人彼一車之中各一人居之耳顧若是之備何哉車右車僕皆所以奉至尊惟人才有餘而後備用之無虧彼府史胥徒不列於屬者僕之與右固以身任其責也

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蒲末反　王自左馭馭下祝之又反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鄭鍔曰乘王路以祀天則行犯軷之禮以其出郊故

也○鄭康成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易氏曰軷為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賈氏曰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也　當犯軷之時王於車右自執其馭大馭下車祀禱乎神既祀矣乃登車而受王所自執之轡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軷遂驅車而行也○李嘉會曰犯軷惟玉路戎路則有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則踰國境二者不可不先厭勝以安君心不曰僕而曰馭者祀重事也非餘可比○

易氏曰王非所以為馭而自馭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為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静出處與天為一然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音紙祭軓音犯乃飲

鄭鍔曰軹者車之兩轊是謂轂末又謂之軓軓車轍也軹者車軾之前字音范字或亦為範又為範字也

其祭軷之時使人酌酒以飲僕僕併轡執於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兩軹與軓以為車行必賴兩轊之力王式必賴軓以為固車有神以為之助也左執轡者言執轡非己之力也左者無為之儀右祭軹與軓者言車之行皆係於軹與軓也右者用力之地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王安石乃謂僕太僕祭祀則贊牲事既祭王使馭酌馬明與之並受福也不知四路皆有僕此無玉路之僕而有大馭則所謂僕者玉路之僕

故先儒云僕即大馭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凡馭路謂王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賈氏曰樂師亦有此二句彼下有車亦如之則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賔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雖馭路行趨遲疾惟步迎賔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雖在堂亦令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行○鄭康成曰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王昭禹曰行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薛氏曰肆夏之詩雖不可見肆之為義取其舒緩而不迫采薺之詩雖不可見薺之為義取其齊肅而不亂樂師教樂工而歌其詩

大馭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鄭康成曰路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薛氏曰大馭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者豈和鸞為儀肆夏采薺獨不謂之儀乎盖儀必上下相

應前後相成周旋進退無不中節令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其為車之行采薺以節其趨何由而知其為車之趨乎是肆夏采薺之所節亦未足以為儀也故儀必見於和鸞之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於先和在軾而應於後一唱一應一徐一疾皆秩然而不紊馭路之儀始見於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為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

其為車之趨歌采薺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采薺為之正肆夏采薺視鸞和為之節而鸞和之聲又因車之行趨以為之應鸞和不聞雖有肆夏采薺無益也尚何足以為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薺不言儀和鸞言節而肆夏采薺不言節此其意也○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有環佩之聲鏘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王昭禹曰自戎僕以下不曰馭者尊王路也

黄氏曰射人令有爵者乗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軍中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髙

掌馭戎車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鄭鍔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戰于牧野王自將則乗戎路戎僕為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鄭鍔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之貳謂之貳田路之貳謂之佐倅貳皆副佐之名以其所用者異故異其名耳曰佐者為之助耳田獵非對敵之時後車助之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臣之佐其君○王氏曰如衆曰貳者所以兩之也如小祭一

貳之貳朝夕燕出入文物之飾欲其大備故亦謂之從車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是也○王氏曰若世子之貳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曰倅者言其為副也即戎之事為大而左右前後所以相援者不可以無副也如國子之倅所以副其適故車僕於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皆謂之苹即倅也戎車所賴於倅為尤多○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其鋒王有所行則倅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摧鋒而衛護于戎路也貳陪貳之也禮樂之事以王居先王之所行從而隨之所以陪貳以成其道馬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于必獲則佐佑羽翼使逆無

違命故設驅逆之車以圍背已之禽佑王獲也○黄氏曰王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鍔曰正其所衣之服以戎事之服異乎乘車之服乘車之服主於文而戎事以武為主則皆服皮弁○黄氏曰服春秋傳所謂衲服也　國容不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易氏曰王于軍事服韋弁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所以衛護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衰存焉故戎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

愚案王服韋弁而下同副乘將以疑敵於境外副乘韋弁𥄎王有等差所以辨分於軍中

犯軷如玉路之儀

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鍔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軷之祭乘玉路以祀天則出郊即戎則適遠臨危巡守則適四方兵車之會雖非戰伐然提兵於外則危道也故犯軷以求助於神其犯軷之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

車之會亦乘戎車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掌凡戎車之儀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象之兵車也○項氏曰廣闕輕革之類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踈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鄭鍔曰非特掌犯軷之儀又掌戎車之儀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以甲冑而乘

戎車貴有不可犯之色況于威儀可不嚴毅乎○李嘉會曰儀非獨甲胄有不可犯之色如保氏曰車馬之容以前數官攷之馭路尤以儀為重

齊僕下大夫二人

王昭禹曰僕以馭車不可兼職故齊右無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鄭鍔曰玉路以祀祀必齊以致其誠則宜名齊金路以賓乃名齊車齊右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賔

鄭康成曰以待賔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乗金路其𣄃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乗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為主其禮制與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為

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以意而為輕重玆所以為制諸侯之義攷周家之法春夏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下堂而見諸侯為天子之失禮自夷王始何以譏之○方氏曰天子之待諸侯朝而下堂禮也覲而下堂則失禮矣蓋春夏出而與物交秋冬出而與物辨朝覲之别如

此周官齊僕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朝禮下堂之儀也由夷王而降乃有覲而下堂之儀豈非失禮乎

切謂此文專為饗食設當朝覲宗遇之時王有饗食之禮饗在廟則有送逆故先儒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行享食則有迎賓之法也○易氏曰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之禮況經言饗食列于朝覲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逆之法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難而且煩故人最多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鄭鍔曰朝夕者早晚朝見之名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右尹子革夕國語曰朝日夕月凡此皆謂早晚之朝王之早晚朝見羣臣皆乘此路閒暇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警也道僕馭之其法儀皆如齊車謂其禮同○王昭禹曰其法儀如齊車者則朝夕也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

掌貳車之政令

鄭康成曰貳亦副也○鄭鍔曰貳車之出入亦欲其由道也非大路與齊車無貳車也以為燕出入尤當謹其後車故特以掌其政令言之○易氏曰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事煩故也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鄭康成曰田路木路也○鄭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謂以田以鄙者或以為都鄙王者亦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於三田之地或田於縣鄙之地王者循行縣鄙不專用田車與田僕而已

掌佐車之政

鄭康成曰佐亦副○李嘉會曰道僕曰貳車田僕曰佐車曰貳曰佐各有異義佐則所以佐之○王昭禹曰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則佐車於田獵可知矣○劉氏說見戎僕○鄭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

鄭鍔曰田必設驅逆車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

鄭康成曰以告獲也植樹也○鄭鍔曰獲者植旌使

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為已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為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自植以告獲也

及獻比禽

鄭鍔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公小禽可得而私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鍔曰田之日天子親乘木路駕馬於所田之處諸侯大夫皆從馬為田僕者當有以號令乎諸侯大夫

使知馭馬以從王之禮王者提馬而走則諸侯當晉諸侯之馬既晉則大夫當馳提者挈舉之義言提馬首以走則馬疾馳而前諸侯惡可不進乎易之晉卦云晉進也以進為主有進而無退也諸侯已進大夫烏可以不馳乎詩云載馳載驅言其速也又非特進而已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並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為田禮先儒以為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

義深知經者也○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劉執中曰田路者將以趨禽而射之也故諸侯則進其事大夫則馳之皆以翼禽致獲于王也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王昭禹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李嘉會曰戎副曰倅田副曰佐其馭與右皆不常任惟貳車從車使車則常設故通使六十人乘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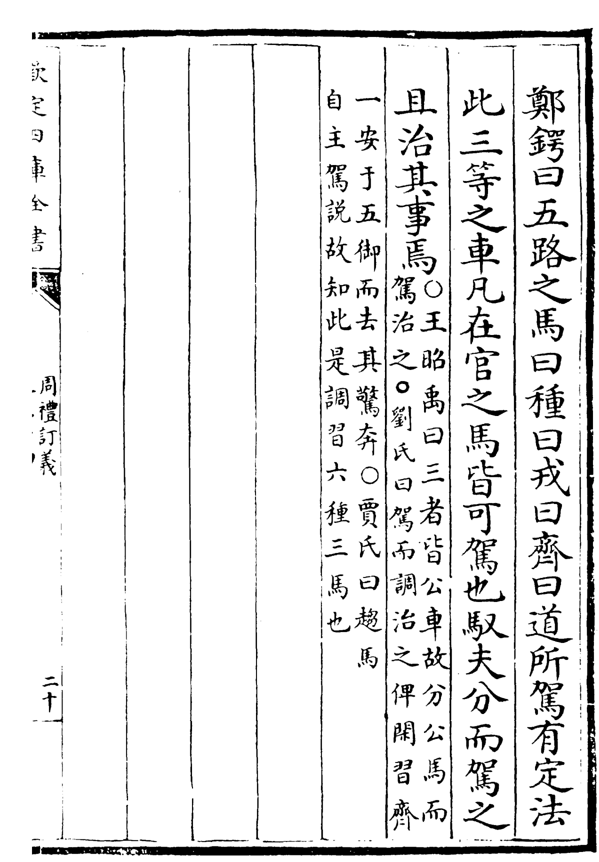
○賈氏曰馭夫總六十人案校人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疋一馭夫計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駑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主駑四百三十二疋駑共千二百九十六疋則馭夫三人并前為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三人也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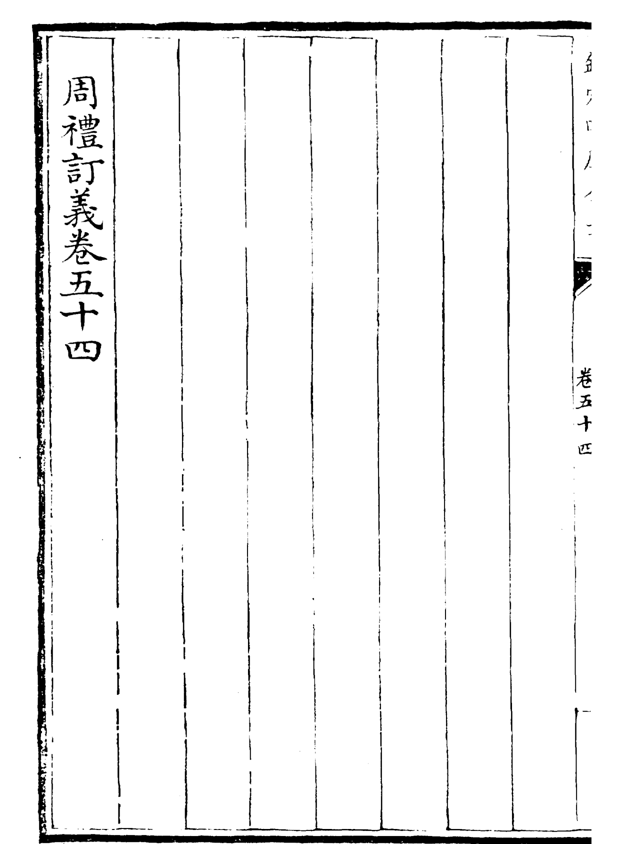
王氏曰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

之車○王氏詳說曰嘗攷巾車五路之外而道右有從車戎僕有倅車田僕有佐車又有驅逆之車此曰貳車從車使車以經攷之初不相重復也曰從車者謂駕玉路則餘路為從若駕金路等路則玉路不復出此典路所謂以路從是已曰倅車者倅戎車之倅有五與從車之四則屬車九乘矣此車僕所謂戎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是已曰佐車者田車之佐也少儀所謂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是已曰驅逆之

車乃逐獸之車大司馬所謂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是已曰使車則宮中給繇役之車巾車所謂良車散車者是已大率公車從車之外天子朝祀之副車曰貳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併曰佐矣若大夫又以驅逆之車為佐車王制所謂大夫殺則止佐車是已鄭氏以貳車為象路之副以從車為戎路田路之副以使車為驅逆之副失之分公馬而駕治之



鄭鍔曰五路之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所駕有定法此三等之車凡在官之馬皆可駕也馭夫分而駕之且治其事焉○王昭禹曰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劉氏曰駕而調治之俾閑習齊一安于五御而去其驚奔○賈氏曰趣馬自主駕説故知此是調習六種三馬也



周禮訂義卷五十四

謹案卷五十三第二十頁前二行從授兵甲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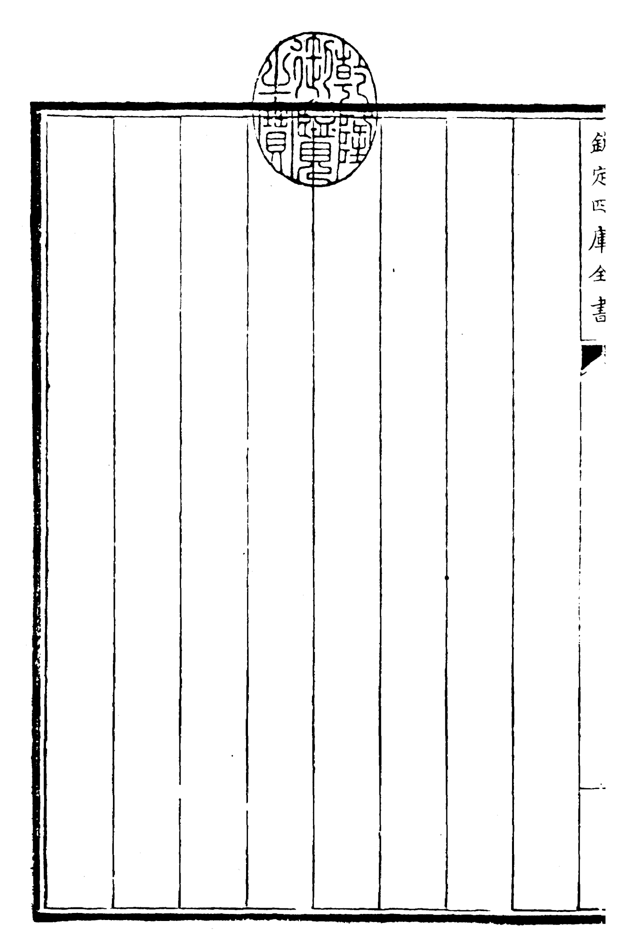
刊本兵甲訛甲兵據經文改

卷五十四第十一頁後一行使逆無違命刊本違

訛遺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切謂此文專為饗食設刊本專

訛傳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五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者謂之校校人掌馬官之長制馬必以校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校比其數非也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

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路之馬先王時國馬足以共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制六軍所謂馬牛車輦者皆因歲時以數之若校人而下所謂頒馬者非分頒於民頒之卿大夫之從軍旅也是以王馬之政校人必以中大夫而較視之趣馬則趣走以養乘之巫馬則相醫而攻治之阜蕃於牧師計數於廋人圉師既教圉人以養馬矣圉人則役圉師以教事焉馬有駑良之不齊人有多寡之不一官有崇畀之不同事有詳畧

之不類其養之也至其教之也悉此馬政之在周為不可及也

總論馬政

呂氏曰自黄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為用攷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為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為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攷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

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國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騋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為盜所殺子産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産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當時法度最為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是官

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廄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掌王馬之政

孫氏曰車曰公車馬曰王馬以别其在民者先王寓兵於農隱武於國凡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於司馬作而赴之不待仰給於官然散於閭里未易猝集蓄之官府當為豫防蓋不特祭祀賔客之須使命出入君恩賜予之用校人等馭夫之禄且曰宮中之稍食則十二閑在宮中矣○鄭鍔曰校人所掌自天子而下有邦國之閑有大夫之閑特以掌王馬之政為言是乃尊王之義○鄭鍔曰王馬

之多必有政以治之辨其物色使之勿雜而養之必有其所乘之必有其人是之謂政○鄭康成曰政謂差擇養乘之數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鄭鍔曰種馬者馬之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鄭鍔曰于戎齊道田則以車名馬獨玉路之馬不名則種馬者駕玉路之馬特以種言之見其最尊非可以常馬駕也戎路駕戎馬金路

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鄭鍔曰馬有良有駑駑者馬之早下奴在人下者也以供凡乘載之任不可與良馬比○王昭禹曰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强也此其物不可不辨○鄭鍔曰六馬之屬用各不同或欲其毫之齊或欲其足之齊宜以類相從可也故名一物而使不雜

凡頒良馬而養乘繩證反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才早反阜一趣倉走反馬三阜為繫音係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

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鄭康成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王昭禹曰頒良馬則頒之於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鄭鍔曰養之冀其蕃盛乗之冀其調良乗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乗之法也四馬為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為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乗為十二匹則同一阜傳曰牛驥同阜阜言阜隸之所掌

也○王氏曰趣馬下士皁一人○鄭鍔曰合三皁而三十六匹則同同一繫繫則繫屬於此而不散之義○王氏曰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賈氏曰案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鄭鍔曰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廏廏則數至於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於易乾為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於此故以廏名之○易氏曰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

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馭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鄭鍔曰合六廄而成一校而六廄又分為左右則十二閑矣○劉氏曰以中大夫二人為校人是謂馬六種十二閑○易氏曰六廄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為十二廄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

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為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王馬小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廏駑馬一種分為二廏一廏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廏之馬為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廏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廏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廏為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廏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鄭鍔曰自圉師而上則有趣馬有馭夫有僕夫有校

人各掌其養馬之事○黄氏曰康成謂六馬各一廏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盖欲牽就詩之騋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盖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廏耳然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一

僕兼二廄也良馬合左右校為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廄矣戎馬不止四廄此盖選馬材力絶品以駕王路者○薛氏曰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校之馬獨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駑馬之在廄者亦三倍於良馬之在廄者也何者良馬駕五路之馬養之不可不專故二廄之數雖止乎四百三十二而不為寡駑馬其用甚微故二廄之數

雖極於一千二百九十六而不為多○黄氏曰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良馬當三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盖以選取貳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為可見也○鄭鍔曰必三其數者盖駑力之所駕服者其事不一惟多然後於事不乏

黄氏曰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為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為一馭夫為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

二匹耳良馬共王駑馬給乗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廏養馬之序閑置廏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為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為安

王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為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乗之者無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

中士之馭夫而已然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無總於校人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鄭鍔曰閑防也不曰防防以防其外入閑以閑其内出防馬者使之無自内而逸出耳○鄭康成曰凡馬每廏為一閑○易氏曰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廏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廂

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為齊馬道馬田馬○黄氏曰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衛革路何用道馬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為六百四十八匹三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為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駑馬為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為八百六十四匹

鄭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而已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為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為十二閑每一種而分兩閑故也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四種分為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為四閑又半諸侯也趙商以為十二

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疋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為司馬法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

校人以下所云是也盖養於國者為車路之脩出於民者為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陳氏曰周制天子十二閑閑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春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彼衛之騋牝三千齊之有馬千駟三千近於十二閑之數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鄭鍔曰説者謂特為牡馬也詩曰實維我特又曰百

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四馬而特居其一盖三牝則育必多一特則氣必同如是而育馬其性必相似矣○陳藴之曰此言養之時若䟽言駕之時牝牡雜則不可御矣

春祭馬祖執駒

鄭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為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為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通淫順春祭祖

之時則執而維縶之以育其始生之氣○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鄭鍔曰先始教人以放牧者也○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恐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頒而牧養之夏火方盛馬者火畜又況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而治之使皆調伏○王

氏曰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度人攻之矣及成馬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

秋祭馬社臧僕

鄭康成曰馬社廄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故祭馬社○鄭鍔曰阜廄所在必有神焉馬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王昭禹曰僕御五路之僕○王氏曰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鄭司農曰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鍔曰簡僕夫以待他日之用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鄭康成曰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鄭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廄必存其神使不為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王昭禹曰馬步為馬禱行冬則大閱之時故祭馬步○賈氏曰馬神稱步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與酺字異音同義○鄭鍔曰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以獻于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於是之時則講馭夫謂講論其知馭車之法能與不能也與臧僕之意同講必以冬馭

夫則主馭者將使之馭使車貳車佐車之人五馭必有法安可不講其藝乎於冬講之一年之事也○黄氏曰馭夫貟多於是講習而選之○劉執中曰講馭夫一歲之功過而上下之馬

鄭鍔曰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為之助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王昭禹曰所謂比物四驪有駜所謂駜彼乘黄凡此皆齊毫也如詩之六月爾雅言宗廟齊毫此于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承神故也○鄭鍔曰王者非特資馬以為乘駕及其用各稱事而頒之祭祀朝覲會同以文為主馬欲其色之純而可觀故毛馬所以為文軍旅以力為主馬欲其足之齊而並進故物馬所以為力或謂宗廟齊毫尚純而朝覲會同亦毛馬而後頒何也賓客之來尤以華國為先○李嘉會曰以其毛色物馬而頒之使各從其類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馬為禮而賜之者謂之幣馬加文飾以致其華美○鄭司農曰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執箠扑以馭其奔逸

凡賔客受其幣馬

鄭鍔曰賔客行朝享之禮有庭實之馬以為幣亦謂之幣馬則受而養乘以待用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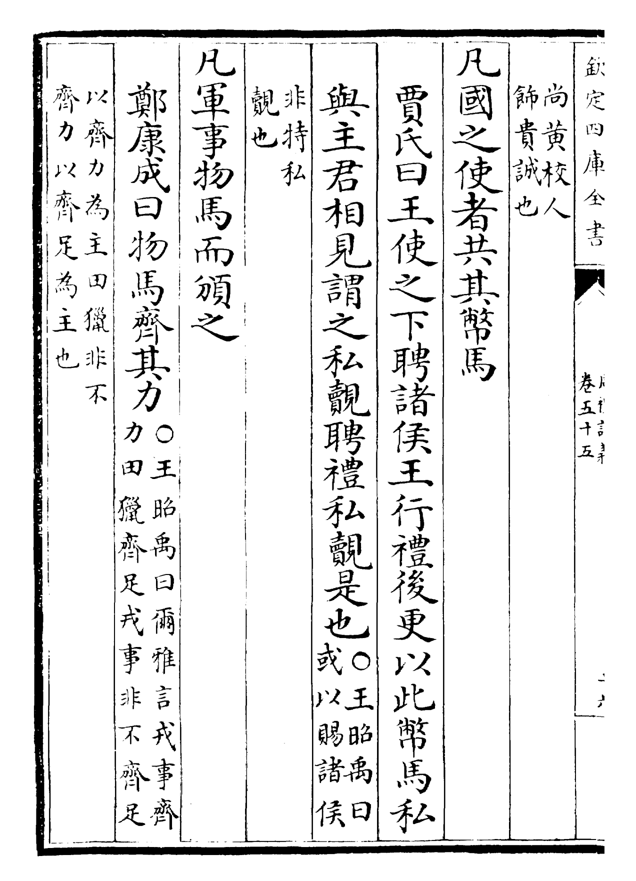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賈氏曰古以泥塗為車以芻草為人馬神靈

田獵則飾驅逆之車

鄭康成曰飾猶將也○鄭鍔曰統御長以進退○黄氏曰田習戰于是知其可用不可用○賈氏曰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飾領田僕而已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

鄭鍔曰若有祭祀於四海山川則必擇黄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黄駒何耶以王人之職攷之王廵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黄金勺前馬則知均用黄駒者海與山川均為地道黄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廵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為貴飾黄駒乃郊用犢之意○項氏曰一曰土神



尚黄校人飾貴誠也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賈氏曰王使之下聘諸侯王行禮後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覿聘禮私覿是也○王昭禹曰或以賜諸侯非特私覿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物馬齊其力○王昭禹曰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為主田獵非不齊力以齊足為主也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是馬亦民自備也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亦頒於官府共軍事者耳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安能及庶民乎自井田既壞凡征戰則國家賦馬與民漢時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武帝時天下亭亭有馬自是以來未嘗俾民自養馬也雖唐府兵之制有井田遺意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十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

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之熙寧間介甫罷祖宗馬監令民自養馬每一都限馬十五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郡縣苟阿上意不二三年而足於是天下騷然病矣

等馭夫之禄

黄氏曰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肙者六十其餘盖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馬故其禄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

人隥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鄭康成曰馭夫于趣馬僕夫爲中舉中

見上下

宮中之稍食

鄭鍔曰養天子馬於宮苑之中者亦當爲之等其稍食嫌其特厚於宮中牧圉故特言等其稍食於馭夫之下○鄭康成曰師圉府史以下○項氏曰廄庫皆近王宮一云馬有養于内非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趣馬以下士爲之馬十二匹爲皁每皁一趣

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與任人準人牧夫皆言之大夫之刺幽王與司徒卿士師氏内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反重以其近王故也

李嘉會曰自趣馬而下至圉人不曰下士止曰人數皆官長所除然必特置官名何也蓋不可以胥徒為之懼其太卑亦不以命士為之懼其太褻特立官名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所統矣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鄭康成曰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䑕僕講馭夫之時

○鄭鍔曰良馬所以駕玉路然駕玉路之種馬不可以駕田戎之車駕田戎者不可以為齊道之用校人雖辨之猶恐其不正趣馬又贊而正之○項氏曰贊正者贊校人之政

駑路雖不同而飲食不可不齊或摧之或秣之摧秣所以養之也○劉執中曰養之使無飢渴害之也○鄭康成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王昭禹曰所以閑之分十二閑六

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以養而閑之如此○劉執中曰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羣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踣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為良馬

掌駕說始鋭反之頒

王昭禹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佚之節○鄭鍔曰使久勞者必逸久息者必行 故以敘而頒之○劉執中曰馬雖良而駕御不得其方或踶者非其性然也故頒其說于三圉師十二圉人馬所以養成其材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鄭康成曰居謂牧庰所處○賈氏曰牧庰者放牧之處皆有庰廄以蔭馬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四時○鄭鍔曰四時所居自日中而入之後所居者閑廄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庰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臧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以不辨○王昭禹曰以聽馭夫惟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李嘉會曰馬有醫可也而曰巫何故巫則知馬祟也相醫攻疾則兼醫也○賈氏醫巫必兼言之先王愛物之心與愛人同

曰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息亮反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音嫁粥音育之入其布于校人

王昭禹曰馬疾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疾之所在為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可驗而療故乘治之若獸

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鄭鍔曰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養以足其氣乘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馬醫四人賈二人與巫同官雖禱馬要之正用藥為治疾之本為巫者特相助之而已

攻謂擊而治之藥不足療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五毒攻之○鄭鍔曰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窮故馬死使賈人粥之其財入于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李嘉會曰受財于校人使取財近而易以及物○鄭司農曰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鄭康成曰布泉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鄭鍔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盖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牲牷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鄭鍔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甚衆而官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鄭康成曰頒馬授

圉者〇王氏曰頒其地于牧人必為厲禁然後計地以較馬可以責其繁息也〇賈氏曰厲禁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民輒放牛馬

陳君舉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馬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有官以掌之少康所謂牧正者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農事勿擾則馬政日修故詩人稱馬政者必歸之農定之方中言命彼

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

穀牧于坰野故修農政則馬政自修馬既在民特設

官以掌之

孟春焚牧

鄭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

馬食而充肥

中春通淫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

壯也月令季春乃令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

秦地寒凉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康成曰焚萊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虞人焚萊而牧師贊之所以護牧地弗盡萊之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觀孔子言人焉廋哉廋為隱藏之義天子十二閑皆馬之所在掌事於閑中其名曰廋取其隱藏

也先儒以庾為數不可考○李嘉會曰一閑下士二人庾其隱者而治之乘養攻治如其職之所言非一端而止也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王氏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鄭康成曰九者皆有政教○鄭鍔曰攷此文二及字之義當為七事耳庾人職毋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已則散馬耳圉馬

原二及之文當爲七事可也馬欲其蕃盛其阜之固有法○鄭康成曰阜盛也詩曰四牡孔阜壯特者馬之雄其佚之必以時一特三牝所以阜之也安其血氣以時通淫所以佚之也佚者使之安佚不勞也○鄭康成曰用之使不甚勞○黄氏曰佚特使乘匹也特曰佚牝曰游一也三歲曰駣可以任載乘則教以進退之節○黄氏曰攻駒止乳不使其母羸也二歲曰駒氣盛而未調也則攻以治其蹄齧之性○王氏曰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駣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駣攻之也祭校人夏祭先牧廼祭

夫始教牧馬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神○黄氏曰閑各有先牧執駒為血氣未定使勿佚也先儒謂散馬耳者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揺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然謂之散者豈非以其踈散而不知畏故聒其耳歟圉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毋○王氏曰圉馬則成馬而圉之圉馬以校人執駒為節也

正校人貟選

鄭康成曰校人謂師圉也○賈氏曰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以上非庾人

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圉○黄氏曰校人馬官之長廋人得正校人貟選者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校人通職是則廋人專習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廋人正校人貟選○王氏曰正其貟使貟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李嘉會曰因馬而定其貟數因人而別其藝能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王氏曰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為種○鄭鍔曰八尺絶高矣出乎其類追奔電逐遺風一去千里故以龍名之○易氏曰以象天駟為蒼龍之星是其品之尤異者惟天子可

言駕蒼龍是也 倫乘路之駕月令七尺以上亦異乎其類矣不謂之馬而謂之騋意其由種而生既高且大有所自來矣豈種馬之子孫乎○易氏曰以騋之牝驪牡玄是其色之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于衛文公言騋牝三千是也六尺以上則正名曰馬蓋馬之高者正以六尺為常也或謂校人掌王馬辨六馬之屬則馬之名龍名騋者當辨也廋人之職其畀如是乃於此言龍騋之尺寸何耶蓋十二閑之廣二千五百餘匹之多馬有超然卓異藏乎其中人所不見自非主

者表而出之則神駿之才逐電之足誰其知之故特於廋人言之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爲乘○王昭禹曰以教圉人養馬故圉師名官○賈氏曰圉師即校人一師四圉者也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音辱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鄭鍔曰春馬出而就牧廄中虛矣蓐者所寢之籍也久則穢惡而不潔故因其出而除之馬處於廄神者

主之釁者以血所以除不祥故因其出而釁之○王昭禹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庌馬也○鄭康成曰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鄭鍔曰夏暑酷而馬尤畏熱必為廡以涼之○項氏曰冬則所產之馬成矣故獻之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鄭康成曰充猶居也○易氏曰充澤宮習武之居○鄭鍔曰充如充籠簏之充盖習弓試武之時取足其數也

劉執中曰共椹質盤草以伐侯也○王昭禹曰司弓矢共其弓矢圉師則充椹質也○李嘉會曰椹質謂以木為之非乃束草縛為圍如今射堶○鄭康成曰茨蓋也闔苫也○王氏曰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苫謂之闔以剉草為苫○易氏曰剪之以茨牆也○鄭鍔曰蓋牆必用闔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謂苫蓋之蓋同茨牆之時必使圉師以翦其闔皆以其莝斬馬草熟於其事也○易氏曰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鄭康成曰良善也麗耦也○黄氏曰趣馬皁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貟不可無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貟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八麗一師也至圉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貟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鄭康成曰役者圉師使令焉

凡賔客喪紀牽馬而入陳歛馬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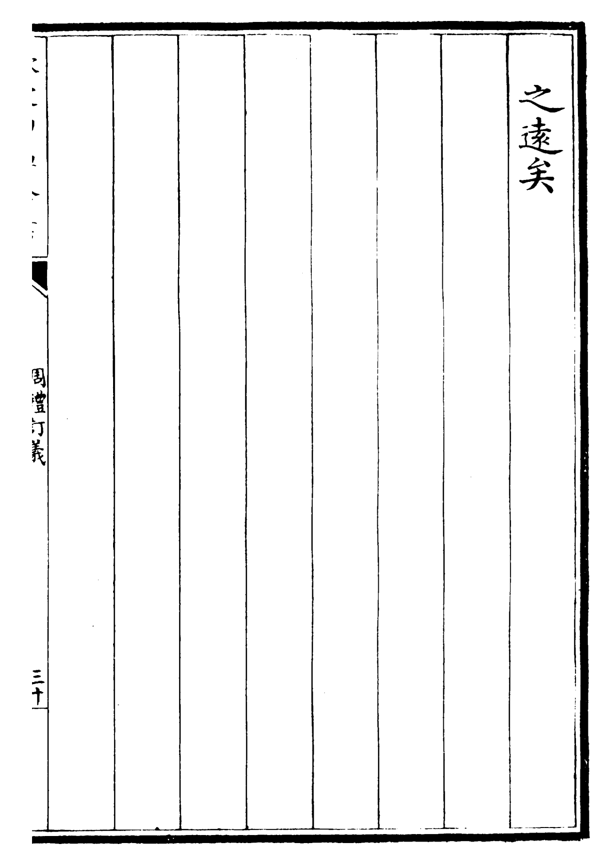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賔客之馬王所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賈氏曰喪紀謂將葬朝廟時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　歛馬遣車之馬○賈氏曰亦於祖廟陳此明器○易氏曰賔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總論馬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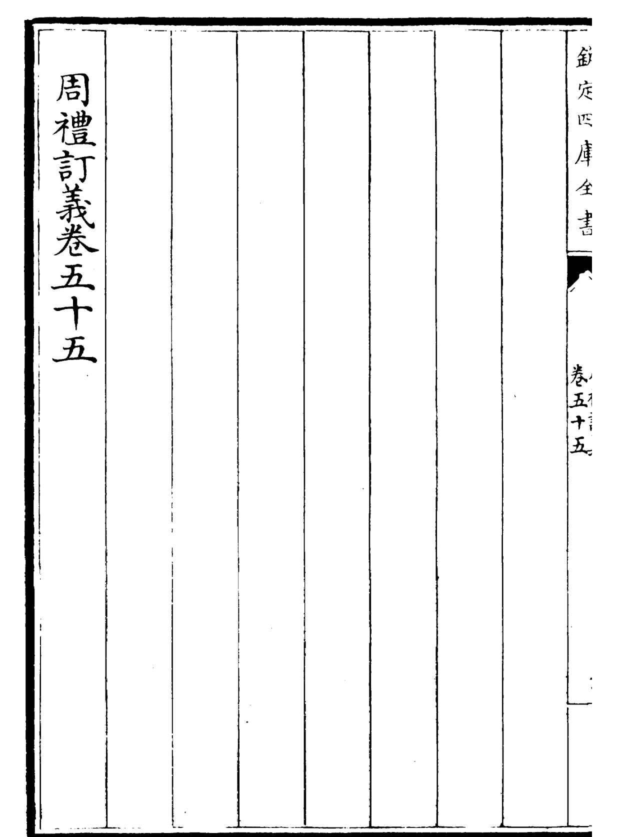
鄭鍔曰周之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時禱祈有祭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其詳若此不聞蕃息之數如衛文公之騋牝三千何耶盖經之所載皆成王持盈守成之際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為文飾幣以為禮而已至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自來其後馬政隨廢秦幷海内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興天子不能具驊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厥後發易占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

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遂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適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以宛馬為天馬以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從之隴右遂立監牧之制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又以尚乘

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二閑為二廏曰祥麟曰鳳苑大僕張萬歳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處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皆有左右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



之遠矣



周禮訂義卷五十五